

古城銅鼓志略

单洪根 编著



古城铜鼓志略

单洪根 编著



2002 年 7 月 凯里

目 录

古城铜鼓祭(代序)	(1)
一、古城沿革	(4)
二、古城修建	(7)
三、古城风貌	(12)
四、古城名胜	(19)
五、古城教育	(28)
六、古城人物	(31)
七、古城与长征	(40)
八、古城诗文选	(42)
附 录	
一、嘉庆皇帝御批“争江案”	(62)
二、清水江木业史话	(77)
三、世纪之交看林业	(100)
四、隆里——贵州生态博物馆	(114)
后 记	(119)

古城铜鼓祭(代序)

单洪根

铜鼓是我的家乡。乡情切切,早就想有一本书介绍她、宣传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在锦屏县政府、县委工作,组织领导编修地方志时,就极力主张,除《锦屏县志》外,还要编写出版《锦屏县林业志》和隆里、铜鼓两部乡志。县志十年磨一剑,早已问世。县林业志正在审定付印。隆里修志因前期搜集史料搞神秘化,没有什么进展,只在去年出了两本类似乡志的书,为发展该乡旅游业服务。铜鼓行动比较早,1989年就形成了乡志初稿,并组织过一次讨论,但因乡领导班子易人等,乡志胎死腹中。十七年后,盼乡志之心丝毫未减。于是利用我越来越多的业余时间,查阅乾隆《贵州通志》、光绪《黎平府志》、1989年《黎平县志》、1995年《锦屏县志》和有关史籍,考证史实,核对资料,参考1989年乡志初稿,亲自动笔。在这里,历史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近二十年前踢出的皮球,没想到在今天又由自己捡了回来。

不过,我写的不是包罗一乡,多方铺陈,纵贯古今的志书,而是《古城铜鼓志略》。论时间,上自西汉五年,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时段除在序中简

述之外，所有正文只字不提。因为解放后的铜鼓现实，知者甚多，用不着写。要写，那是后人的事，我辈大可不必越俎代庖。一言以蔽之，只写古铜鼓，不写今铜鼓，不搞大部头。

古代城池，除了北京、南京、西安这类举世闻名的封建王朝古都，在神州大地，历经数百年、上千年的地县级乃至乡级（历史上往往为卫、为千户所）古城镇比比皆是。其中有的至今保存完好，因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又焕发出新的光彩，为地方旅游业的兴起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山西的平遥，云南的大理、丽江等。无庸讳言，有的却早已灰飞烟灭，被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古铜鼓就是其中之一。

古铜鼓的消失，有人曾归罪于1914年将锦屏县城由铜鼓迁至王寨。当地的绅士极为不服，为此状子告到了民国中央政府。需知，京都的迁徙，县城的变更，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要根据时间的推进，自然条件的比较，经济、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长远的发展来决定。王寨自元末明初以降，随着“皇木”的征采，已逐步成为贵州清水江流域最大的木业贸易中心和最大的木材集散地，特别自清雍正年间以来，王寨不仅是连接贵阳、镇远、黎平三府的纽带，而且凭藉清水江，还是清朝中原广大地区勾通新辟六厅（即古州、江都、八寨、丹江、清江、台拱）的要津。锦屏县城迁至王寨，顺天时，应地利，具有古铜鼓不可替代的经济、政治、军事意义。当然，这对迁出地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绝非毁灭性的打击。对古铜鼓起毁灭

作用的在于咸同年间苗、侗起义及镇压起义的战争（过去只讲“苗乱”是极偏颇的，因为起义是统治者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军事镇压所导致）；在于几次大的灾荒；在于1931年那一场特大火灾，烧毁了古铜鼓的“三门半街”；在于同年修锦榕公路拆毁了钟鼓楼、迎官楼、接官亭、百岁坊等一系列古建筑，老县衙也因此改建中山林。尽管如此，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半期我在铜鼓读小学时，仍可看到保存较好的迎晖门城楼、凤鸣楼、白云寺、城隍庙、北极观、杨泗殿、观音堂和少数宗祠。六十年代以后，这些古建筑或因年久失修而倒毁，或被改建成乡政府、乡粮站、影剧院等，或被居民拆掉修住房。加上那场毁灭文化的“扫四旧”，古铜鼓带标志性的建筑几乎荡然无存，所剩只是满目的断壁残垣、碎砖烂瓦、荆棘野草。

人是万物之灵，老天在赋予无穷创造力的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不仅破坏自然生态，也破坏人文生态。破坏容易创造难啊！

古铜鼓不复存在了。唯其如此，更需我们将其形诸文字，载入史册，让其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要不然将有愧于历史，有愧于后人。老人去世，家人逢时过节，常以不同的方式举行祭祀活动，以寄托思念之情。古铜鼓的形骸已远离我们，但她的不朽英灵、不朽人文却是现代乡人不可或缺的。

祭祀历史的灿烂，正是为了创建现实的辉煌！

（2002年5月长假于凯里）

古城铜鼓志略

一、古城沿革

西汉五年(公元前 202 年)

设十三州,铜鼓在荆州内。

南齐至梁陈(公元 480—589 年)

铜鼓属东牂牁郡南平县。

唐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

设黔州都督府,铜鼓属府下羁靡州之亮州。

南宋绍定元年(公元 1228 年)

亮州改为绍庆州统领,铜鼓属绍庆州。

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 1388 年)

始设铜鼓千户所。

明洪武三十年(公元 1397 年)

设铜鼓卫,受朱元璋谕,筑铜鼓卫城,先后委任刘、许、万、白、杨、曹、单、李、张、邱、程、揭十二姓指挥。隶湖广都司。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 1672 年)

铜鼓卫改为铜鼓汛,设守备千总,隶黎平府。

康熙二十年(公元 1681 年)

铜鼓随黎平府改隶贵东道。

清雍正四年(公元 1726 年)

云贵总督鄂尔泰行“改土归流”之策，解除“苗不出境，汉不入苗”之禁令，拨五开、铜鼓二卫隶黎平府。

清雍正五年(公元 1727 年)

将铜鼓卫、铜鼓汛改为锦屏县，县衙驻铜鼓，隶黎平府。

清道光十二年(公元 1832 年)

改锦屏县为锦屏乡，设县丞署，即锦屏县丞署，属开泰县。

民国二年(公元 1913 年)

废黎平府，移开泰县至锦屏乡，改锦屏乡为锦屏分县。分县辖锦屏乡、三江乡、九寨乡、瑶光乡、平茶四乡等，与由天柱划来的平金、银洞、亮江、乌坡、令冲、合冲等组成县行政区域。

民国三年(公元 1914 年)

锦屏分县改为锦屏县，县城由铜鼓迁至清水江木业贸易中心王寨。从此，铜鼓世称“老锦屏。”

民国十二年(公元 1923 年)

锦屏属黔东南道，铜鼓为第二团防局，辖铜鼓、秀洞、大同、高寨四个团防分局。

民国十九年(公元 1930 年)

调整行政区，县下改团防局为区公所，团防分局为乡镇机构。铜鼓为二区，辖铜鼓、花桥、高寨、大同、稳江、乌坡六个乡镇。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 193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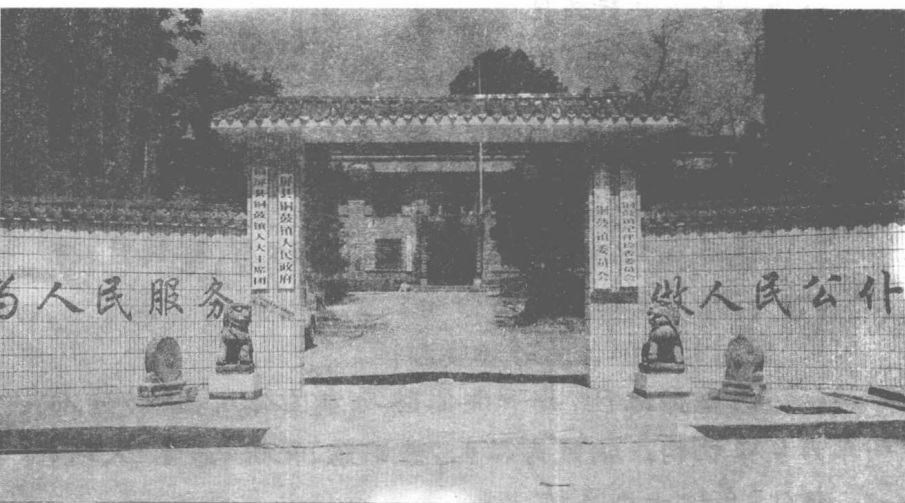
铜鼓改区为联保。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 1939 年)

铜鼓改联保为乡。

民国三十年(公元 1941 年)

铜鼓乡行保甲制,全乡为六保六十六甲。即铜鼓为一保,下设十三甲;三益为二保,下设十三甲;嫩寨为三保,下设十四甲;花桥为四保,下设十甲;岔路为五保,下设十甲;土地坪为六保,下设六甲。此行政区划直至解放。



铜鼓古县衙的一对石狮和一对石锣已移至铜鼓镇大门前作为装点之物

二、古城修建

铜鼓在明以前，与封建王朝关系疏远，是一方“不被声教”的“不宾之乡。”有飞山峒一带的苗族首领据险而居，谓之“虎头”山寨。后定名铜鼓，其说有二。一为东汉“马援征交趾及五溪，所过每铸铜鼓镇其地，此铜鼓之所由始也。”（晚清龙绍讷《铜鼓考》）二为该地“石峒高敞，一溪横贯，水石相搏，噌吰如钟鼓不绝，始垒土城之，为铜鼓军，”故为铜鼓。（《重修铜鼓周城碑记》）前者早而虚，马援征五溪，“所过每铸铜鼓镇其地”者甚多，唯铜鼓以此名之，甚可疑也。后者晚而实，其说概览铜鼓地形地貌，有声有色，唯妙唯肖，实可信也。

至于铜鼓建城，都与铜鼓地理形势、与侗苗等农民起义直接相关。先有飞山峒一带苗首占铜鼓为据点，次有吴勉起义被镇压后设铜鼓千户所，后有林宽起义失败而设铜鼓卫并建卫城。这又为尔后始建锦屏县署铜鼓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铜鼓的战略地位，随明清王朝军政机构的不断升格而日益显现出来。

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八月，湖广上里坪司（今黎平）人吴勉打起“铲平王”的大旗，领导二十万侗、苗等族农民举行起义，前后历时八年。曾克黎平，攻锦屏，陷靖州，袭通道，占领黔、湘、桂毗邻一线，声震明廷。据光绪《黎平府志》载，楚王朱桨（朱元璋第六子）帅其护卫兵校六千五百人，会信国公汤和等所统之兵三十万四处进剿。在铜鼓曾兵分四路夹击义军，

直逼义军大本营。吴勉及其子吴禄被擒，解往南京后英勇就义。

明太祖朱元璋立军卫法，“度天下要害之地，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户。”据此，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于铜鼓始设千户所。



重修铜鼓卫周围城垣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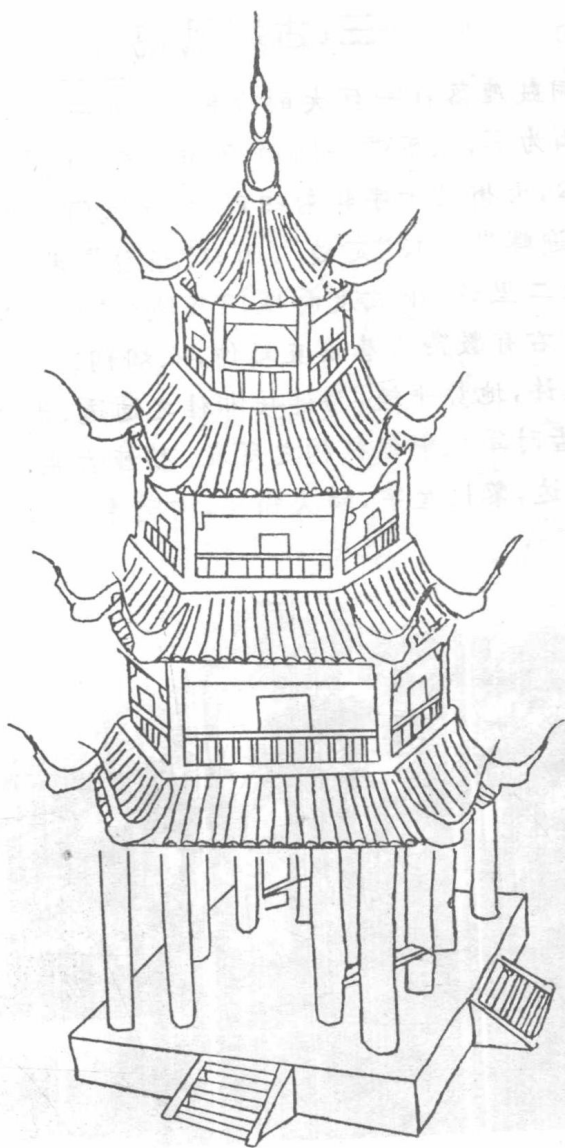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吴勉起义被镇压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三月，婆洞（今属锦屏）林宽又揭竿而起，领导侗、苗等族农民起义。起义大军占隆里，攻新化，打平茶，围黎平守御千户所达十余日。朝廷震惊，命楚王朱桨为大帅，湘王柏为副帅，以左都督杨文充总兵，都督同知韩观充副总兵，领官军三十万进讨，同时命都督顾成率贵州兵策应。十月，官军由沅州（今湖南芷江）“伐木开道二百里抵天柱，”沿铜鼓一线进逼，顾成的贵州兵则从都匀分道东进夹击义军。林宽被俘，义军惨遭斩首二万一千五百余级，起义失败。至今，铜鼓楚王营盘尚存，岔路亦留有林宽的林家堡、林家营盘。同年十二月，铜鼓千户所升为铜鼓卫，奉旨建卫城，隶靖州。建城时，动用铜鼓卫军一万，靖州属民夫三万余。

按理，当时铜鼓的人口达不到“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的标准。但铜鼓区位特殊，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即朱元璋军卫法所称的“天下要害之地。”《重修铜鼓周城碑记》说得更详，铜鼓“南界黎平，西界融（水）柳（州）”，是黔通湘、粤的咽喉所在。此地“万一有警，烽火通于渠阳（靖州），而辰（州）宝（庆）武（岗）之赤子实加赖之。是渠阳之有铜（鼓），犹身之有荣卫也。”若“铜（鼓）不守，”“渠阳之属邑（即辰州、沅州、宝庆、武岗）非我有也。”这段文字透露，面对此伏彼起的少数民族起义，统治者已成惊弓之鸟，同时也说明铜

鼓地位的重要。

有鉴于此，作为湖广布政使司分守湖北道右布政使的蔡复一（即前碑文的撰写者）便“动靖（州）之帑金千余，捐奉百十有二”，作重修铜鼓卫城之费用。并以守备靖州已升为湖广都司佥书都司的刘延藩为“总督城工”，军政掌印兼管马局指挥使李国柱为“本事总理城工”，管操并推掌镇抚印指挥李国炳、何重文为“本事分理城工”，王世修、吕宣阳、刘体坤、单学武等六人为“本事指挥”，杨钦明、王汉卿、杨宗震等七人为“十三所管修千户”，吴文茂、贺细晚、杨春荣等十四人为“督工总甲”，白应凤、王加训、梁璉等六人为“木匠”，肖琮化、龙凌天、姚乾仁等六人为“石匠”，孙贤为“管灰百户。”工程人员分类之周，分工之细，职责之明，令今人叹服。同时由钦差巡抚湖广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付都梁孟、巡抚按湖广监察御史彭宗孟、湖南按察司分巡湖北道布政司右参政文应缙、湖广靖州知州宋怀祖等军政要员参与巡视。一场声势浩大的铜鼓卫城重修工程，自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开始，至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中秋月竣工。

从此，原铜鼓土城“更土而石，新其堞雉”，城墙周围计六百二十五丈，高一丈三尺，宽一丈二尺，“楼檐岩岩，坦墉屹屹，巍然一金汤”矣。一座崭新的铜鼓石城，雄踞于湘黔粤的崇山峻岭之中。



十字街钟鼓楼图

三、古城风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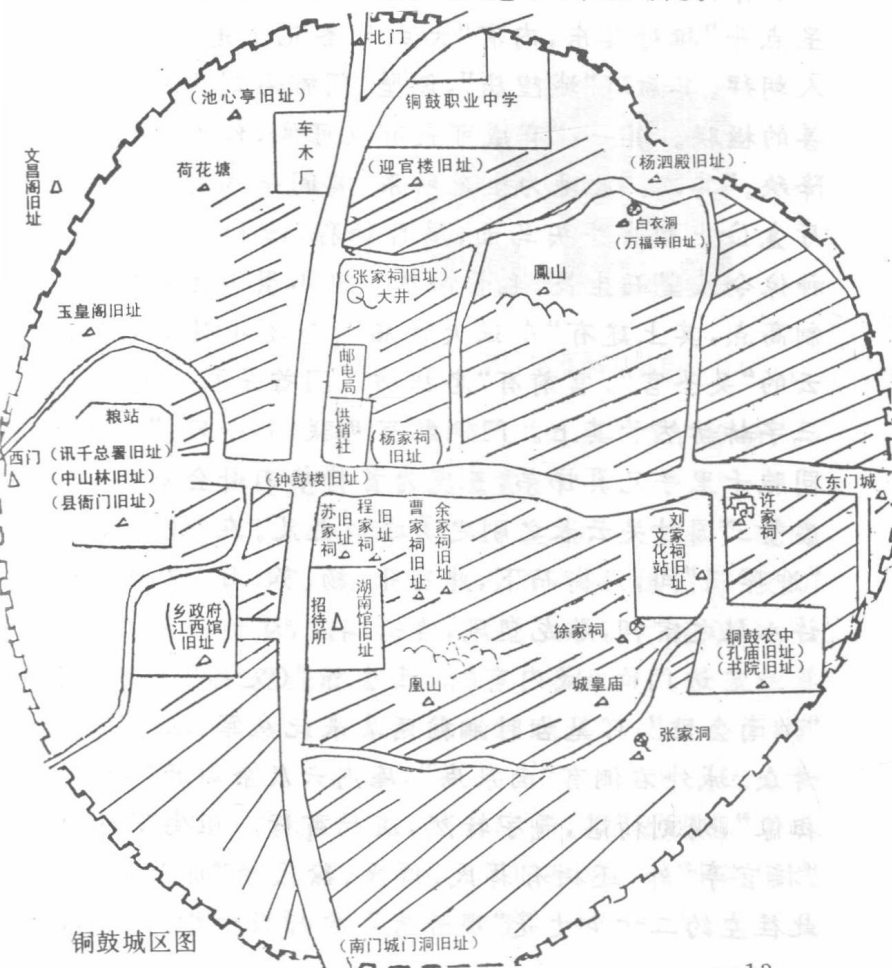
铜鼓座落在—巨大的台地上，东一大坝为护，三面环山为屏，城廓若—圆形的“田”字。城内以钟鼓楼为中心，大街呈十字辐射四周，直通城门。城门有四，东曰“迎晖”，南曰“定边”，西曰“镇静”，北曰“雄武。”东街长二里许，小坡度向城门及城外“凤鸣楼”倾斜，沿街左右有数条街巷垂直延伸，人烟稠密。南北两街各长里许，地势平缓，为连接湘桂之通道。北街短而开阔，是古时军政中枢机构之所在。整座古城，通衢古巷四通八达，黎民屋宇，鳞次栉比，衙院寺庙，森然错落，



住户后为古城凤山，山上原有关帝庙

可谓气势恢宏，蔚为壮观。环四周而俯视，东街如头颈，南北二街似两翼，西街若尾身，形同一只大鹏，腾空而起，迎着万亩田畴，迎着崇山峻岭，迎着喷薄而出的朝阳奋飞九天。

现循着东南西北之序，概览古城之风貌。



铜鼓城区图

迎晖门向：有双峰（凤山凰山）耸峙，两相排闥，紧锁城池。山麓建有“灵宫殿”、“圣庙。”庙内有礼门、义路、月桥。桥上四龙盘旋于四根石柱之上。此处有“有桥人不过”之说，意在勉励后人考上状元后方能过而平步青云。右为“书院”，左为节孝祠。三层楼上有“魁星点斗”雄对其东，内有“大成至圣孔子先师”神位供人朝拜。其后有“城隍庙”，侧壁、门首石刻两副惩恶扬善的楹联。其一：“有威可畏有仪可像，作善降祥作恶降殃。”其二：“此地为生死所系，其间是祸福之门。”大厅龕位上塑有牛头马面，眉目狰狞，凶相毕露的各种神像令人望而生畏，毛骨悚然。凤山凰山为铜鼓城之制高点，其上建有“东狱大帝庙”，与之相对是巍然凌云的“关圣宫”。宫前有“忠招坊”，门首是匾，“关圣宫”三字赫赫然于其上。门侧配有两联，其一曰：“三姓若同胞千里寻兄真悌弟，五虎为首将单刀赴会最英雄。”盛赞三国时关云长之刚之勇之仁之义。在“钟鼓楼”至“迎晖门”间，沿街而下，建有张、杨、苏、程、曹、徐、刘、许八姓之宗祠，雕龙塑凤，古老端庄，堪称一景。

定边门向：城内有“江西会馆”（又称“兰宫”）和“湖南会馆”，可见古时湘赣两省来此从军、从政、经商者众。城外右侧有“南泉庵”，庵内六尺余高的“如来佛祖像”，镌刻精湛，气宇轩然，庄严肃穆。距庵里许，除“接官亭”外，还树有蒋氏、傅氏、徐氏的“贞节坊。”由此往左约二十余丈是“观音岩”，再行数十步是著名的